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in black and brown. It depicts a man in profile, wearing a military cap, looking out over a sea. In the distance, there are silhouettes of ships or structures on the water.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inimalist.

李 本 深



唐林上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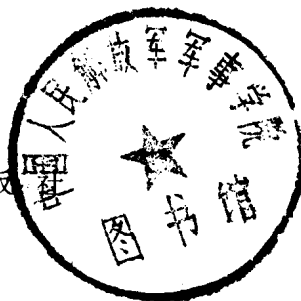
2 034 9075 7

唐林上校

李 本 深

花山文艺出版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解放战争渡江作战前夕，我军派唐林同志到江阴要塞策反。唐林同志对国民党要塞司令，对阴险狡诈的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对国民党军官中的顽固派，展开了一场惊险、曲折复杂而又饶有情趣的斗争。他在敌人中间的身份是上校，要问这位上校如何进行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请翻开这部长篇小说。

唐 林 上 校

李 本 深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唐山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1.5印张 8 插页 295000字 印数：1—2915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25 定价：1.80元

引 子

中国共产党华中工作委员会敌工部密令

“白帆：

前次情报已获悉。难得顺风。

时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将来之战略总目的着想，特命你利用目前时机，争取打入江阴要塞中。嗣后一切，等候联络……”

1、肥 缺

一九四八年三月。

南京。

正值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鼓噪开幕之际，伪江苏省政府举行盛大宴会，以示庆祝。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都是各界要人。其中，军界方面，伪国防部、首都卫戍司令部、保安司令部都来了人。整个宴会大厅里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闹闹嚷嚷，真可谓盛况空前。

宴会上，穿着长袍马褂的省主席丁治磐中将，首先对着麦克风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祝贺词。

“……诸位，此次以‘行宪’为宗旨的国民大会隆重开幕，无疑是贯彻总理的‘三民主义’，治国安邦的重大之举，系全体

国民翘企盼待已久的大事。自兹，国民政府当唯宪法行事，唯民主是行，开万古勋业，著千秋功绩；令天下归心，使国泰民安……”

遗憾的是，就在丁治磐致词的时候，整个宴会大厅里嘈嘈嗡嗡、喧嚷嚷嚷，一点也不肃静。大家此刻所关心的，不是丁治磐那拖长了腔调的八股词，而是行宪国大开幕之前便爆出的最大新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将军宣告参加副总统竞选。数日之前，李宗仁带着他的庞大的竞选团抵达南京，在下关车站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李宗仁决心参加竞选，无疑是为“国大”的召开增添了许多戏剧性的色彩，罩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气氛。

在今天的宴会上，这件新闻自然也就成了众人十分关注的话题。有的说，此次大选，如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则李某当选无疑。有的说，立法院长孙科乃总理哲嗣，在党国内部潜势力很大，且深受“老头子”青睐，在竞选中肯定是旗鼓相当的竞争者。众人各执一词，议论纷纷，但究竟鹿死谁手，还要等选举揭晓之时方可知晓。

然而，新闻归新闻，李宗仁的吸引力毕竟也有限。与保安司令坐在同桌的国防部陆军总部第三厅军械处少将处长达戎的兴趣，此刻就全不在李宗仁身上。

达戎，四十多岁，穿一套军礼服，仪表堂堂，确也有点少将的风度。他正吸着一支粗大的古巴雪茄，姿态潇洒地同坐在他身旁的省保安司令鲁胖子聊天，看样子谈得十分投机。

鲁胖子，五短身材，西瓜形的胖圆脑袋，下巴叠出两道肉褶，油唧唧的肥厚的嘴唇向外翻着，一对蚕豆似的小眼睛因为喝多了香槟和茅台酒而微微发红。

两人又碰了一杯之后，鲁胖子向达戎耳边凑过来，舌根有点发硬地问道：

“达……达老兄，有件事……不知你听说没有？”

达戎问：“你指的是——”

“江阴要塞司令出缺一事。”

“呃，兄弟也有所闻。”达戎显然兴趣极大，他向鲁胖子欠过身去压低嗓门问道，“老同学有何见教可赐一二？”

鲁胖子连着打了几个酒嗝，酒气醺醺地道：

“你老兄是个聪明人，明人不说暗话，哪个不晓得这是个肥得冒油的肥缺儿？呃……我听说，觊觎的人不少哇！”

“噢？是吗？”达戎十分注意地盯了鲁胖子一眼，怂恿他说下去。

“眼下……呃……由各方面举荐来的，已不下六、七人了！”

“我倒极想知道是些什么人呢。”

“……我听人家说，孔庆桂亲自举荐了他的老部下，炮五十一团的团长……呃……和参谋长。连胡宗南也拍来电报，保举他的部属郑瑞当要塞司令呢……真……真他娘的热闹！”

鲁胖子趁着酒兴，喋喋不休地说着，竟没有注意到达戎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达老兄……你……好象气色不佳呀？”

“喔……没什么，我的老病最近又犯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很讨厌的一种病。”达戎一只手掐住两边的太阳穴揉了几下，忧心忡忡地问：“依你之见，老同学，方才说到的那几个人当中，谁会捷足先登呢？”

“那可就说难啦，”鲁胖子努力瞪大蚕豆似的小眼睛，以权威人士的口吻道：“要讲可能，都可能。那就看谁的靠山硬，谁烧香烧得多了。再说么，要塞属于特种兵，要塞司令的出任，‘老头子’那面恐怕是得亲自过问的，他不点头也算不了数。怎么？你老兄是否也想跻身其中，试一番身手呢？啊？”

“这……可能吗？”达戎点头不象点头，摇头不象摇头，一声讪笑，作了回答。

江阴要塞司令出缺一事，达戎自然是清楚的。鲁胖子一句话

搔到了他的痒处。

前不久，江阴要塞的老司令孔庆桂中将忽然递上辞呈，要挂甲当寓公。此事在国防部传开，顿时议论纷纷，人言沸沸。有的说，自古以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孔庆桂此一举，可谓是“激流勇退”。有的说，捞够了油水，中饱了私囊便引退，这是聪明人的作法；至于当什么寓公，不过说说而已，意在掩人耳目……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的意思是想换一个少壮派的司令出马，去加强京沪杭的战略支撑点——江阴要塞的防务。这不能不说是个目光长远的打算。

这么一来，各方面为争夺这个肥缺都蹿上了劲儿，就象俗话说的：“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高招，一时明争暗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达戎何尝不想碰碰运气？不过所患者，狼多肉少，谁能叼定肥缺，还是冥冥中的未知数。保安司令不意而言中，达戎的眉头不由得跳了一跳。

达戎正不知如何回答鲁胖子的诘问，却忽听有人在他耳边小声地叫了声：

“处座……”

达戎闻声回头，见一个人已立在他身后。那人身材魁梧，穿一身陆军制服，肩章上佩着三颗银星。腰系宽牛革武装带，精悍、威风、洒脱。他名叫唐林，是达戎手下最为得力的上校参谋，三处的人都知道他是达戎的贴身心腹。

达戎立刻借此向鲁胖子道了声“失陪”，便匆匆跟着唐林离开了宴会厅。

二人来到门外的一棵枇杷树底下才站住。

达戎急咻咻地道：“唐林，你说得不错，看来，我的对手真的不下五、六个呢！怎么办？”

唐林也叹了口气道：“是啊，处座，情形确实很不妙，我方才打听到，炮五十一团的团长派人往参军署送了一份厚礼去啦……”

“他们跑得倒快！”达戎把手里的半截烟蒂狠狠往地下一摔：“全急红了！”

唐林掏出烟来，自己叼了一支点着，长长地吸了几口才道：

“处座，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才是！”

“有什么办法？”达戎颓然了，“人家一头儿后面有个孔庆桂，一头儿后面有个胡宗南，我达戎有谁？”

“话不能这么说，处座。”唐林接着他的话道，“我唐林马前马后跟随你这么多年，深知处座的为人，我不信你争不过他们。就资历讲，处座是黄埔六期名列前茅的，又是日本士官炮科毕业，当过炮兵团长、旅长，当过六战区的炮兵指挥官，出任要塞司令，名正言顺。此外，处座与顾总座不是还有同乡之好、远亲之交么？”

达戎犹豫不定地问：“那你的意思是——和他们一争到底，决不就此罢休？”

唐林道：“是的，但假如处座改变了想法，无意到江阴要塞去经略，那就只当作别论了……”

达戎长叹一声道：“唉，唐林，你是知道的，总部办公室那面的关节我已经打通了。只是这推举人选之事，必须通过国民政府军务局俞济时局长才能呈报与总裁呀！我与俞某素无交往，他会格外照顾到我吗？唉，难哪……”

“难固然是难，但也不是难得无从下手。处座，我急忙来找你，就是为这事。”

“噢，有什么路子么？”

“我打听到了一条线索，不知行不行。”

“什么线索？”

“我有个黄埔时的同学，姓朱，他正好是在军务局俞局长手下当机要参谋……”

“你怎么不早说？”

“我原先也不知他在这里，上个礼拜六才在AB大楼里举

办的舞会上碰见他，你说巧不巧！”

达戎忽然精神一振，双眼亮晃晃地道：

“好极了！唐林，你快去他那里打探打探虚实，快去！”

“愿为处座效劳。”唐林郑重地点了点头。

达戎迫不及待地催促道：“你开我的车去，弄明情况马上回来，晚上在我家碰头！”

“是。”唐林跳下台阶，匆匆而去……

达戎长吁一口气，转身再回到宴会厅里时，餐桌都已撤去，乐队已经奏起了有节奏的三步舞曲，一对对舞伴已经翩翩起舞了……

达戎的家就在西康路附近的一幢有阳台的小楼里。站在阳台上，可以望见外面的马路，马路两边长着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树。这一条马路并不象闹市的马路那么喧嚣，行人也并不熙攘，只是偶尔有一辆“福特”、“贝克”、“雪佛来”或者“总统牌”轿车驶过，也无甚噪音。

夜幕降临时，下了一场微雨，空气变得潮润而清新，雨水把不太宽的柏油马路濯洗得乌黑明亮，路灯的光晕投射在路面上，反射起柔和的橙黄色的反光。偶有三两行人，打着洋伞蹒跚而行，那人影和伞影也都影影绰绰地投在马路上……

这时，一辆黑色的“福特”牌小轿车冒着淅淅沥沥的雨点儿，飞快地驶来。终于在达戎家的小楼门前停住了，“哗哗！”地鸣了两声喇叭。立刻就有位女佣人跑出来开了门，然后急急地闪在一边。车开到楼前，唐林径直“蹬蹬蹬”地踩着木楼梯往楼上走。

楼上的小客厅里，达戎的小老婆岳玉痕正在和另外三个相熟的官太太搓麻将。她见唐林推门进来，却不站起招呼，只嫣然一笑道：

“哟，是唐参谋呀！老达都等你多时了，怕是早等急了昵。他在书房里，你快进去吧！”

“好的，太太。”

唐林向岳玉痕和另几位官太太礼貌地点了点头，尔后径直穿过客厅，推开了右侧通书房的门。书房里没有开灯，黑漆漆的，但通阳台的门却开着，一个人影在阳台上焦急地踱蹀着。

唐林扳下门边的开关，灯亮了。

达戎从阳台上急匆匆走进屋来：“哦，唐林，你怎么去了这么大工夫？——快说说，那面的情况怎么样？”

唐林解开领口喘了喘气道：“处座，不瞒你说，情况委实不妙呀！你坐下。听我慢慢说……”

达戎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里。唐林从茶几上的洋铁皮罐头盒中拈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才道：

“处座，俞济时签呈的公文正在我那姓朱的同学手里。那呈文我都亲眼看了，孔庆桂举荐的五十一团团长李贡排在第一名，胡宗南举荐的郑瑞排在第二……”

“哦？！”达戎仿佛被马蜂蛰了一下，立刻从沙发里弹起来道：“那……我呢？”

“真是再糟糕也没有了，处座反倒被排在第七名，也就是最后一名……而且，签呈马上就要送到总裁那儿圈定了。”唐林弹了下烟灰。

“……”一个晴天霹雳，震得达戎目瞪口呆，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重又颓然地落坐在沙发里，失神的目光呆定地望着摆在对面书柜上的一只唐三彩陶马，一动也不动了……

唐林坐近达戎身边，思谋了思谋，扬起眉头劝道：

“不过，处座你先别懊丧，眼下想想补救的办法也许还来得及呢。”

达戎摆了摆手道：“嗨，还补救什么哟……完了……空忙一场而已。我达某庸人自扰啊。”

唐林却道：“不，处座，要补救不是没有办法，你我都冷静地想一想。”

达戎问：“你说怎么个补救法？”

“我那姓朱的同学那里，话倒不是很难说，他可以在签呈上巧妙地做做手脚。就说老同学这点面子吧，他也不好不给，但是你也得……”

“噢？你是说——给他点好处？那你尽管放心，我达某也决不会亏待他！还有什么？”

“还有，你得亲自出马，到总部办公室去另搞一封特别保荐书来，其他的事交我去办就是了。”唐林的话说得非常恳切。

达戎欠起身子问：“你说，真来得及？”

“我看来得及。”

“好，好，太好了，弄一纸特别保荐书成个什么问题？我马上去一趟！”达戎浑身象充了电似地从沙发中跳起来，匆匆走出书房去喊道：“玉痕，玉痕！你们陪唐参谋打会子麻将，我出去一趟，啊？”

岳玉痕嘟起小嘴儿嗔怪地道：“都这么晚了，你还到哪儿去呀？有什么事，明天办不行么？”

“不行，”达戎一边穿衣戴帽，一边急火火地道，“这事必得连夜办妥……”

“真的是那么急吗？也好，你早去早回。”岳玉痕目送丈夫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之后，转而问询唐林：“唐参谋，你们在书房里说什么事了？害得他丢了魂似地，半夜三更往外跑？”

唐林微微一笑道：“太太，没说什么，你完全不必担心。”

“告诉我，是好事么？”

“可以这样说，太太。”

“那我可得谢谢你了，唐参谋，你总是给我们带来许多好消息。”岳玉痕指指她对面的位子道，“来，和我们打牌吧，刘太太早就急着要回家去了。”

唐林坐下打起了麻将，打了三圈，岳玉痕都赢了。唐林笑道：

“太太今天手气不错嘛！”

岳玉痕高兴了：“只要你坐庄，我的手气总错不了的。赵妈？……赵妈！给唐参谋沏茶呀！”

这女人三十来岁，年轻那阵曾风流一时，如今虽说还存着几分风韵，但毕竟已是半老徐娘了。她出身在上海一个小老板的家门中，学生时代读过几本卢梭、孟德鸠鲁和达尔文的书，后曾自费去留学法国，开了开“洋荤”，脸颊上染了两朵法国贵夫人的那种“病态的红晕”之后便回来了。与达戎认识以前，做了东北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的儿媳妇，本想过一过法国贵夫人那种小沙龙里的生活，却不料邹公子竟是个举止粗俗的走狗斗鸡、寻花问柳之徒。岳玉痕美梦破灭，即抛却邹公子，参加了“战干团”，在炮兵部队当了个打字员。恰好达戎当时正在那个炮兵部队当营长，两人一见钟情，遂打成火热。达戎不比一般行伍出身的一勇之夫，他受过传统的教育，知书识礼；他又受过军校的严格的训练，颇有风度和素养，谈吐举止温文尔雅，有几分风流倜傥。不过，当时达戎早已婚娶。夫人蒋南婉，是出身苏北如皋一带豪门的闺秀，虽不识几个大字，但走南闯北，见识颇广，为人十分精能。自从达戎与岳玉痕成婚之后，蒋氏与岳氏之间便视同仇寇了。蒋氏天性泼辣，不要说岳玉痕了，就连达戎自己也时时忍让三分。蒋氏同达戎的生母住在楼下，岳玉痕和达戎住楼上，就如同一只笼子里关着两只母老虎，动不动就会咬起来。闹得达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蒋南婉还动不动就把达老太太当作一张王牌推到前面来，而七十岁的达老太太当然是偏心于儿子的原配夫人。

但不管是蒋南婉也罢，岳玉痕也罢，在达戎面前都少不了说一些称赞唐林的话，这其中就显出唐林善于斡旋的能耐了。

打了一阵麻将之后，那三位女客都一一告辞回去了。小客厅里就剩下了唐林和岳玉痕两个人。岳玉痕这才问道：

“唐参谋，你为老达奔波得有些眉目了吧？”

“怎么跟你说呢？难哪，正吃紧着哩。”

唐林于是又把军务局俞济时那面办签呈的情况对岳玉痕讲述

了一遍。

“……说实在话，我心里也挺嘀咕的。”岳玉痕轻轻叹了口气：“一会儿盼老达争到那缺儿，一会儿又盼他争不到手，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心里挺矛盾。”

“太太此话怎讲？”

岳玉痕忧心忡忡地道：“眼下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半个华北实际都在共产党的手里了，共军不是要准备大反攻么？风一阵，雨一阵的，老达偏偏在这个时候争着到江阴那个鬼地方去当什么要塞司令，真不知是福是祸呢……”

唐林看着岳玉痕紧蹙眉头的样子，不觉好笑：

“太太是有学问的人，俗话说：乱世出英雄，眼下正是象处座这样的人显露头角的时候。至于说到形势，光东北的国军就有四个兵团，几十万人马，且不说中原尚有百万国军哩！古来凡成大事者，有几人是瞻前顾后的？太太你大可不必杞忧。再说，江阴要塞是个什么地方，太太不会不知道。那是江防口岸，素来都是生财之道；到时候，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钱也有钱，什么事干不成？要不然的话，何有‘争’这一说？”

“那——依你说，还是去得好了？”

“当然，太太，这既是报效党国的最好机会，也是发展个人势力的天赐良机。”

岳玉痕经唐林一点拨，心里又豁然透亮了，却又说：“那谁知道能不能办成！”

唐林引用了一句古语道：“太太，有志者事竟成，我从来都相信这一说。”

岳玉痕笑道：“但愿如此。”

两人正说着，楼道里一阵“腾腾腾”的脚步声响上来，达戎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连气还没喘匀和就急急道：

“唐林，特别保荐书弄到手了！”

……

2、捷足先登

当天晚上，唐林拿着达戎刚刚搞到的特别保荐书，匆匆忙忙地驾车赶到西白菜园，又从西白菜园赶到军务局参谋处，把那封盖有陆军总部的朱红大印的“特别保荐书”，面交俞济时手下的那个机要参谋。那机要参谋便在签呈中做了一番手脚，把达戎的名字由原先的第七名列入第一名，并且还在评语栏里写下了如下的考评——

“达戎廿余年报效党国，屡经战事，功勋卓著，反共立场坚如铁石。

达某受校长亲自教诲，对校长忠心不贰，有镂骨铭心之爱戴；且意志果敢，头脑清醒，处变不惊，胜亦不骄；实为文武兼强，不可多得之军事干才……”

这个签呈第二天一早便由军务局直接呈交蒋介石过目。

不料一个月都过去了，还查无音信。达戎急，急得如卧针毡，寝食不安……唐林也急，急得心如悬石，焦虑不定……达戎忧心如焚地问唐林：“怎么还没有消息？依照总裁惯常的作风，是不会拖沓这么久的呀！”

唐林竭力装作轻松的样子劝道：“处座，你说的不错，总裁办事从不拖沓，可眼下是什么时候？‘国大’正在召开，副总统的竞选空前激烈，各方势力互相掣肘，听说李长官为争取舆论界同情，已经决定退出竞选了，孙院长和程潜随后也要退出，作作姿态。这样一来，‘国大’必定宣告休会，延期再选。总裁自然是不

喜欢李长官的，但这下也坐蜡了。从总统府透露出来的消息说，总裁近来心情非常不好，肝火很旺……在这种时候，他还会有心顾及到此事吗？你说是不是？”

“就怕……夜长梦多，再从中生出什么枝蔓来……”达戎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唐林替他宽心道：“处座，我听说总裁过去对军务局那面举荐来的人选，总是圈定第一名，这次大概也不会例外。你大可不必过虑，静候佳音就是了！”

转眼又过了一个月。

这期间，国大选举揭晓，李宗仁果然当选副总统。五月二十日，国府南京张灯结彩，举行总统和副总统就职大典。此后又过了大约两个星期，参军署忽然通知达戎，说总统侍从室传下命令，总统将在几日之内的某一个时候召见他。

盼待已久的达戎得到消息，不禁大喜过望，当下就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他一生还从未得到过这么大的宠幸，一时受宠若惊，眼里涌出了泪花，他有点神经质地独自呓语般喃喃着：

“……总统……总统要召见我了？……达戎，嘿，你这家伙真走运！……真走运！”

达戎一回到家里，就把从客厅里迎出来的岳玉痕拦腰抱起来，连着兜了几个圈儿。

岳玉痕几分吃惊、几分撒娇地喊：“哎呀，你这是怎么啦？疯啦？”

达戎喘吁吁地道：“我才没疯呢。”

岳玉痕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嗔笑道：“有什么好消息啊？”

达戎满面红光，双眼燃烧着两股火苗，那阵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

“知道么？玉痕，总统要召见我啦！”

“你说什么？……你可不要骗我！”岳玉痕惊讶之余，似乎有些不大相信。

“嘻，哪个糊弄骗你！”达戎得意地证实道，“下午我在国防部的处里接到参军署通知，说是就在这几日，要我随时做好进见的准备。”

“哎呀，这么说，倒是真的啦？！”岳玉痕兴奋得一拍手，差点跳起来。

二人正说着，忽听楼道里又响起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一前一后，脚跟脚上来两个人。头前那人，约摸三十大几，白净脸皮，细瘦身材，穿着一身挺刮的西装，打着酱红色的领带，尖头皮鞋擦得锃亮锃亮。后面那人，四十开外，身穿一件深灰色直贡呢长袍，戴一副金丝边茶色水晶石眼镜。

那穿西装的，叫钱首愚，是岳玉痕的妹夫，达戎的连襟。那穿长袍的，叫蒋鹤鸣，乃是蒋南婉的长兄，达戎的大舅子。这两位都是达家的常客。前者是一家洋行的掮客，后者是南京考试院的一等秘书。他们虽算不上达官显贵，也堪称当时的“上等人”了；区别只在一个崇尚西洋，一个迷恋国粹。这二人表面上称兄道弟，实际上貌合神离，尔虞我诈，分别代表着岳氏和蒋氏两房势力。

钱首愚和蒋鹤鸣还没走进小客厅，便异口同声地道：

“恭喜！恭喜呀！”

“是鹤鸣、首愚呀？”达戎兴冲冲地迎上去道：“你们怎么也听说了？”

钱首愚抢先一步道：“戎兄，这样的好事还能瞒过谁？我刚得到消息，马上就赶来了！”

“是啊，消息传得很快呢！”蒋鹤鸣立刻接口道：“这真是天大的荣幸哟！”

达戎兴奋得满面通红，转身对岳玉痕道：

“玉痕，你去叫赵妈张罗一下，我们要喝酒。鹤鸣，首愚，请坐，快请坐！”

“哟！今几个挺热闹的呀！”一个女人的尖声伴着“嗒嗒”

的脚步声飞进了客厅。

达戎赶紧向门外喊：“南婉，南婉！鹤鸣他们来了！”

话音未落，达戎的大老婆蒋南婉已经摇着步子进了客厅。这女人四十岁出头，长条个儿，穿一件阴丹士林蓝旗袍，腕上戴着翡翠的手镯，手上戴着钻戒，两耳垂着金耳环，不很密的头发绾向脑后，梳成一个时兴的髻子，手拿一把鹅毛扇儿。她的脸形上窄下宽，活象一只鸭头梨，高高的颧骨却显出一副刻薄相。不知精精悍悍的达戎当初怎么娶了这么个丑八怪！据说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望族攀豪门的姻缘。

“哟，是大哥呀！”蒋南婉似乎压根儿没瞅见钱首愚，而只同蒋鹤鸣搭了腔。“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来看看我？我一个人快要熬死了……你们都这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可别瞒着我一个人呀！”

达戎喜不自禁地道：“南婉，你知道么？总统就要召见我了。”

“噢？”蒋南婉冷笑一声，“怪不得呢……”

钱首愚不无奉承地笑道：“婉姐，这下戎兄升了要塞司令，你可就是司令太太了呀。”

蒋南婉摇着鹅毛扇子，没好气地道：“哼，得了吧，还不知姓啥的跟着沾光呢，在前世修定的命里可没那福份，别尽拣好听的说啦。”

“婉姐，你这话说的……”钱首愚满面尴尬。

达戎赶紧从中打圆场道：“南婉，首愚也是一片好意，你可不要错怪了他。”

蒋南婉嘴儿一撇：“得了吧，我用不着谁来孝敬，把好话留着去说给自家的人吧！”

蒋鹤鸣见钱首愚十分尴尬，赶忙阻止道：“南婉，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唉，你这脾气还是改改的好……”

“真是的，”达戎也埋怨道，“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

楼道里又响起了脚步声。岳玉痕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客厅里